自序

聽說胡適之在學術上老早給拋到後面去了。這樣正好，讓我這個不懂學術的人重溫胡先生這個舊人物的舊事舊思舊感，探望一下學術以外的胡適之。我讀胡先生讀了幾十年。一九六〇我到台灣升學那年胡先生還在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，一九六二年我在台南讀大二胡先生在南港逝世，宿舍裏圍看報紙的同學說我們終歸曾經跟胡先生生活在一個島上。胡先生是老派人，有些說法有些做法很像我父親那個年紀的人，有點偏見，有點冥頑，有點迂闊，有點可笑，有點親切。寫《一九八四》的奧威爾說他十三歲崇拜吉卜林，十七歲討厭吉卜林，二十歲讀吉卜林愜意得很，二十五歲又瞧不起吉卜林了，如今竟然相當敬佩吉卜林。吉卜林一生頌揚英國帝國主義的威風，寫小說，寫詩，寫兒童故事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名聲鼎盛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群情不屑他白人霸權的思想，文名衰落；晚年聲譽微微回升，孤寂而終。奧威爾讀書心情的變化愛讀書的人大半經歷過。胡適之不是吉卜林，頌揚和謾罵聲中胡先生一輩子是台上的人物。胡先生的學術果

真過時了，胡先生推行新文化的努力也隱入文化史的篇章裏了，我緬懷的是胡適之對世界、對國家、對山河、對生靈的關愛和擔當。我老了，年來清閑，雜書相伴，思緒蹁躚，我也不捨得拋棄我的偏見我的冥頑我的迂闊了。這本《讀胡適》只讀我喜歡讀的胡適，抄我喜歡抄的胡適。從前顧亭林勸人少著書，多抄書，胡先生說顧亭林是聰明人。

董橋

二〇一九年歲次己亥五四運動百年之慶